

樂城集卷第二十一

戊

上皇帝書一首

熙寧二年三月日具位臣蘇轍謹冒萬死再拜上書
皇帝陛下臣官至踈賤朝廷之事非所得言然竊自
惟雖其勢不當進言至於報國之義猶有可得言者
昔仁宗親策直言之士臣以不識忌諱得罪於有司
仁宗哀其狂愚力排羣議使臣得不遂棄於世臣之
感激思有以報為日久矣今者陛下以聖德臨御天
下將大有為以濟斯世而臣材力駑下無以自效竊
聽之道路得其一二思致之左右苟懲創前事不復



以聞則其思報之誠沒世而不能自達是以輒發其
狂言而不知止臣聞善為國者必有先後之次自其
所當先者為之則其後必舉自其所當後者為之則
先後並廢書曰欲登高必自下欲陟遐必自邇世未
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遠者然世之人常鄙
其下而馱其近務先從事於高遠不知其不可得也
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騶騶無思遠人勞心忉忉以為
田甫田而力不給則田弗而不治不若不田也思遠
人而德不足則心勞而無獲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
則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欲來

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而遠人自至矣
苟由其道其勢可以自得苟不由其道雖強求而不
獲也臣愚不肖蓋嘗試妄論今世先後之宜而竊觀
陛下施設之萬一以為所當先者失在於不為而所
當後者失在於太早然臣非敢以為信然也特其所
見有近於是者是以因其近似而為陛下深言之伏
惟陛下即位以來躬親庶政聰明睿智博達宏辯文
足以經治武足以制斷重之以勤勞加之以恭儉凡
古之帝王曠世而不能有一焉者陛下一旦兼而有
之矣夫以天縱之姿濟之以求治之心施之於事宜

無為而不成無欲而不遂今也為國歷年於茲而治不加進天下之弊日益於前世天下之人未知所以適治之路災變橫生川原震裂江河湧沸人民流離災火繼作歷月移時而其變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曉疑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夫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而已財者為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昔趙充國論備邊之計以為湟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羗人不敢動矣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觀之苟無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於跬步蓋

有其財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陛下頃以西夏不臣赫然發憤建用兵之策招來橫山之民將奪其險阻破壞其國而後已方是之時夏人殘虐失衆橫山之民厭苦思漢而又乘其荐飢苟加之以兵此非計之失者也然而沿邊無數月之糧關中無終歲之儲而所興之役有莫大之費陛下方且泰然不以為憂以為萬舉而有萬全之功既而邊臣失律先事輕發亦既入踐其國係虜其民矣然而陛下得其地而不敢收獲其人而不敢臣雖有成功而不敢繼也其終卒致於廢黜謀臣而講和好夫陛下謀之於昔年之前

而罷之於既發之後豈以為是失當而悔之哉誠無財以繕其後爾且夫財之不足是為國之先務也至於鞭笞四夷臣服異類是極治之餘功而太平之粉飾也然今且先之此臣所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者陛下懲前事之失出祕府之財徙內郡之租賦督轉漕之吏使備沿邊三歲之畜臣以此疑陛下之有意乎財矣然猶以為未也何者祕府之財不可多取而內郡之民不可重困可以紓目前之患而未可以為長久之計此臣所以求効其區區而不能自己也蓋善為國者不然知財之最急而萬事賴

焉故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勝財然後財不可盡而事無不濟財者車馬也事者其所載物也載物者常使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塗泥而車不價登坂峻而馬不躓今也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平居惴惴僅能以自完而事變之生復不可料譬如弊車羸馬而引丘山之載幸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幸而有陰雨之變陵谷之峻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極慮以為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財

者未去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可得也故臣謹為陛下言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冗吏之說曰請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後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後有是吏量民而置官量官而求吏其本凡以為民而已是以古者即其官以取人郡縣之職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屬缺而取之於郡縣出以為守令入以為卿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貫一人去之一人補之其勢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以來取人不由其官士之來者無窮而官有限

極於是兼守判知之法生而官法始壞浸淫分散不復其舊是以吏多於上而士多於下上下相窒譬如決水於不流之澤前者未盡來者已至填咽充滿一陷於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以求進下慕其上後慕其前不愧詐偽不恥爭奪禮義消亡風俗敗壞勢之窮極遂至於此夫人情紆則樂易樂易則有所不為窘則懣亂懣亂則無所不至今使衆人相與皆出於隘足履相躡有時相逮徬徨而不得進又將禁其奔走而爭先者苟將禁之則莫如止來者而闢其隘今也驅市人而納之

不勝其多也設嶮於中塗而艱難之是以法愈設而
爭愈甚惟陛下以時救之下哀痛之書明告天下以
吏多之故與之更立三法其一使進士諸科增年而
後舉其額不增累舉多者無推恩其說曰凡今之所
以至於不可勝數者以其取之之多也古之人其擇
吏也甚精人知吏之不可以妄求故不敢輕為士為
士者皆其修絜之人也今世之取人誦文書習程課
未有不可為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得之甚樂是以
羣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捨其舊而
為士者也為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舉今世

所謂居家不事生產仰不養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
四方侵擾州縣造作誹謗者農工商賈不與也祖宗
之世士之多少其比於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
亂創制立法功業卓然見於後世今世之士不敢望
其萬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世而功則過之無足怪
者取之至少則人不敢輕為士其所取者皆州郡之
選人也故為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後無
實之士將不黜而自減且夫設科以待天下之士蓋
將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吾則取之而彼
則不能得猶曰雖不能得而累舉多者必取無棄則

是以官徇人也且累舉之士類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勸而後得之數日而計之知其不能有所及也則其為政無所賴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既取其壯者又取其老者取其壯者曰吾取其力也取其老者曰吾憐其老也如憐其老而已則曷為以累牛羊哉苟誠以為有遺才焉則今所謂遺逸之書有以收之矣其二使官至於任子者任其子之為後者世世祿仕於朝襲簪紱而守祭祀可以無憾矣然而為是法也則必始於二府法行於賤而屈於貴天下將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蓋矯失以救

患者必有所過而後濟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以齒庶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損其職掌而多其出職之歲月其說曰百司臣不得而盡詳也請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三司之吏世以為多而不可損何也國計重而簿書衆也臣以為不然主大計者必執簡以御繁以簡自處而以繁寄人以簡自處則心不可亂心不可亂則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則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則毫末不遺而情偽必見今則不然舉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會於三司故三司者案牘之委也案牘既積則吏不得不多案牘積而吏多

則欺之者衆雖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財下自郡縣而至於轉運轉相鈎較足以為不失矣然世當以轉運使為不可獨信故必至於三司而後已夫苟轉運使之不可獨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則三司未有不責成於吏者豈三司之吏則重於轉運使歟故臣以為天下之財其詳可分於轉運使而使三司歲攬其綱目既使之得優游以治財貨之源又可頗損其吏以絕亂法之弊苟三司猶可損也而百司可見矣然而此三法者皆世之所謂拂世戾俗召怨而速諍者也今且將行之臣非敢犯衆人之怒而行此危

事也以為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自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此祖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變者也而仁宗之世則損之三載而考績無罪者遷其官自唐以來亦未始有變者也而英宗之世則增之此二者夫豈便於世俗哉然而莫敢怨者以為吏多而欲損者天下之公義其不欲者天下之私計也以私計而怨公義其為怨也不直矣是以善為國者循理而不卹怨非不卹怨知其無能為也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嘗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於怨何者士之出身為吏者捐其生業棄其

田里以盡力於王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積勞者久而不得遷去官者久而不得調又多為條約以沮格之減罷其舉官破壞其考第使之窮窘無聊求進而不得遂此其為怨豈減於布衣之士哉鈞之二怨皆將不免然使新進之士日益多國力匱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後其患必有不可勝言者故臣願陛下親斷而力行之苟日增之吏漸以衰少則臣又將有以治其舊吏使諸道職司每歲終任其所部郡守監郡各任其屬曰自今以前未有以私罪至某賊罪正入已至若干者二者皆自上鈞其輕重而裁之已而以他事若干者二者皆自上鈞其輕重而裁之已而以他事

發則與之同罪雖去官與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某賊罪正入已至若干其為惡也著矣而上不察則上之不明亦可知矣故雖與之同罪而不過今世之法任人者任其終身苟其有罪終身鈞坐之夫任人之終身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歲終而無過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臣請得以較之任其未然之不可知雖聖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雖衆人能之今也任之以聖人之所不能既不敢辭矣而况任之以衆人之所能顧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則亦不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必皆按曰是無損於我而

徒以為怨云爾今使其罪及之其勢將無所不問陛下誠能擇奉公疾惡之臣而使行之陛下屬精而察之夫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則其以私罪至某賊罪正入已至若干者非復過誤適陷於深文者也苟遂放歸終身不齒使姦吏有所懲則冗吏之弊可去矣冗兵之說曰臣聞國朝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革至少其後蕩滅諸國拓地既廣兵亦隨衆雍熙之間天下之兵僅三十萬方此之時屯戍征討百役並作而兵力不屈未嘗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來契丹內侵繼遷叛逆每有警急將帥不問得

失輒請益兵於是召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倍前世其後寶元慶曆之間元昊竊發復使諸道點民為兵而沿邊所屯至七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為額雖復近歲無事而關中之兵至於二十八萬舉雍熙天下之衆適以備方今關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於此見矣然臣聞方今宿邊之兵分隸堡障戰兵統於將帥者其實無幾每一見賊賊兵常多我兵常少衆寡不敵每戰輒敗往者將帥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興

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
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而愛爵祿百金不能
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
莫重於間間者三軍之司命也臣竊惟祖宗用兵至
於以少爲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爲少得失之原
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聞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瑤韓
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衆
琪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內斌
董遵誨王彥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羗皆厚之以
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

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
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棄財如棄糞土賙人之急如
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
入敵國刺其陰計而効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
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
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
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
萬兵足爲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
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
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

間則曰官給茶綵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綵其不足以
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為間者皆不足恃聽傳
聞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
於熟戶苟有藉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
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屯兵
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
也陛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計其利害夫關市之征比
於茶綵則多而三十萬人之奉比於百萬則約衆人
知目前之害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忍棄關市之
征以與人至於百萬則恬而不知怪昔太祖起於布

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
熟矣故臣願陛下復脩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
財使多養間諜之士以為耳目耳目既明雖有強敵
而不敢輒近則雖雍熙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陛下
誠重難之臣請陳其可減之實何者今世之強兵莫
如沿邊之土人而今世之情兵莫如內郡之禁旅其
名愈高其廩愈厚其材愈薄徃者西邊用
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可勝計羗人每出聞多禁
軍輒舉手相賀聞多土兵輒相戒不敢輕犯以實較
之士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

廩給足以贍士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人之畜邊郡之儲比於內郡其價不啻數倍以此權之則士兵可益而禁軍可損雖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陛下誠聽臣之謀臣請使禁軍之在內郡者勿復以戍邊因其老死與亡而勿復補使足以為內郡之備而止去之以漸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去矣冗費之說曰世之冗費不可勝計也請言其大與臣之所知者而陛下以類推之臣聞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窮事至而後謀則害於事恩窮而後遷則傷於恩昔者太祖太宗敦睦九

族以先天下方此之時宗室之衆無幾也是以合族於京邑久而不別世歷五聖而太平百年矣宗室之盛未有過於此時者也祿廩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衆宮室不能受無親疎之差無貴賤之等自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於上日引月長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所必窮者也然而未聞所以謀而遷之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以人子之愛其親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無所不愛無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苟推其無窮之心則百世

之祖皆廟而後為稱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為之制七世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毀春秋之祭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為王王之庶子猶有為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為民者有自為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為凡今宗室宜以親疎貴賤為差以次出之使得從仕比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祿秩之數遷叙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與異姓均臨之以按察

持之以察吏威之以刑禁以時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自劾而其不任為吏者則出之於近郡官為廬舍而廩給之使得占田治生與士庶比今聚而養之厚之以不訾之祿尊之以莫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不賢者居處隘陋戚戚而無以為樂甚非計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疑其不便以問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為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屬王者降為公夫自王而為公非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今使之爵祿

如故而獲治民雖有內外之異宜無有怨者然臣觀
朝廷之議未嘗敢有及此何者以宗室之親而布之
於四方懼其啓姦人之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竊以
為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雖父子兄弟不得尺
寸之柄幽囚禁錮齒於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
數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劉氏項氏與司馬氏而非其
宗室也故為國者苟失其道雖胡越之人皆得謀之
苟無其釁雖宗室誰敢覬者惟陛下蕩然與之無疑
使得以次居外如漢唐之故此亦去冗費之一端也
臣聞漢唐以來重兵分於四方雖有未大之憂而魏

運之勞不至於太甚祖宗受命懲其大患而略其細
故歛重兵而聚之京師根本既強天下承望而服然
而轉漕之費遂倍於古凡今東南之米每歲漕汴而
上以石計者至五六百萬山林之木盡於舟楫州郡
之卒弊於道路月廩歲給之奉不可勝計往返數千
里飢寒困迫每每侵盜雜以它物米之至京師者率
非完物矣由此觀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
計其患非法之良者也臣願更為之法舉今每歲所
運之數而四分之其二即用舊法官出舡與兵而漕
之凡皆如舊其一募六道之富人使其舡及人漕

之而所過免其商稅能以若干至京師而無欺盜敗
失者以今三司軍大將之賞與之方今濱江之民以
其舡為官運者不求官直蓋取官之所入而不覆較
者得其贏以自潤而富民之欲仕者往往求為軍大
將以此推之宜有應募者其一官自置場而買之京
師京師之兵當得米而不願者計其瓦以錢償之夫
物有常數取之於南則不足於北捨之於東則有餘
於西此數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買之其始
不免於貴貴甚則東南之民傾而赴之赴之者衆則
將反於賤致賤必以貴致貴必以賤此亦必然之數

也故臣願為此二者與舊法皆立試其利害而較其
可否必將有可用者然後舉而從之此又去冗費之
一端也臣聞富國有道無所不卹者富之端也不足
卹者貧之源也從其可卹而收之無所不收則其所
存者廣矣從其無足卹而棄之無所不棄則其所亡
者多矣然而世人之議者則不然以為天下之富而
顧區區之用此有司之職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說之
行於天下數百年於茲矣故天下之費其可已者當
多於舊臣不敢遠引前世請言近歲之事自嘉祐以
來聖人迭興而天下之吏京秩以上再遷其官天下

郡守職司再補其親戚自治平京師之大水與去歲
河朔之大震百役並作國有至急之費而郊祀之賞
不廢於百官自橫山用兵供億之未定與京西流民
勞徠之未息官私乏困日不暇給而宗室之喪不俟
歲月而葬臣以此觀之知朝廷有無足卹之義臣誠
知事之既往無可為者然苟自今從其可卹而收之
則無益之費猶可漸減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不
勝拳拳私憂過計為是三冗之說以獻伏惟陛下思
深謀遠聽斷詳盡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矚臣之所陳
何足言者然臣愚以為苟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後

天下將益衰耗難以復治陛下何不講求其原而定
其方略擇任賢俊而授之以成法使皆久於其官而
後責其成績方今天下之官泛泛乎皆有欲去不久
之心侍從之臣逾年而不得代則皇皇而不樂今雖
不能使之盡久然至於諸道之職司三司之官吏沿
邊之將佐此皆與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將責
成之而不久其任開其源者不見其流發其謀者不
見其成功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陛下誠擇人而用
之使與二府皆久於其官人知不得苟免而思長久
之計君臣同心上下協力磨之以歲月如此而三冗

之弊乃可去也然而為此猶有所患何者今世之士大夫好同而惡異疾成而喜敗事苟不出於己小有齟齬不合則羣起而噪之借如今使按察之官任其屬吏歲終而無過此其勢必將無所不按得罪者必將多於其舊然則天下之口紛然非之矣不幸而有一不當衆將羣指以罪法一不當不能動不幸而至於再三雖上之人亦將不免於惑衆人非之於下而朝廷疑之於上攻之者衆而持之者不堅則法從此敗矣蓋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殺人者或者因以耕田為可廢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此二事也

安得以彼而害此哉故夫按人而不以其實者罪之可也而法之是非則不在此苟陛下誠以為可行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議使良法不廢於中道如此而後三冗之弊可去也三冗既去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盈溢陛下所為而無不成所欲而無不如意舉天下之衆惟所用之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雖有西戎北狄不正之國宥之則為漢文帝不宥則為唐太宗伸縮進退無不在我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此臣所以大惑也臣不勝憤懣越次言事雷霆之譴無所逃避臣輒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謹書

樂城集卷第二十一

樂城集卷第二十二

書十首

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
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
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
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
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踈蕩頗有奇氣此二
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
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

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
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
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
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泱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
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
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
仰觀天子宫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
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
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
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畧冠天下天

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
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
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
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
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
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轍年少
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
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特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
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
之又幸矣

上昭文富丞相書

轍西蜀之人行年二十有二幸得天子一命之爵飢寒窮困之憂不至於心其身又無力役勞苦之患其所任職不過簿書米鹽之間而且未獲從事以得自盡方其閑居不勝思慮之多不忍自棄以爲天子寬惠與天下無所忌諱而轍不於其強壯閑暇之時早有所發明以自致其志而復何事恭惟天子設制策之科將以待天下豪俊魁壘之人是以轍不自量而自與於此蓋天下之事上自三王以來以至於今世其所論述亦已畧備矣而猶有所不釋於心夫古之

帝正豈必多才而自爲之爲之有要而居之有道是故以漢高皇帝之恢廓慢易而足以吞項氏之強漢文皇帝之寬厚長者而足以服天下之姦詐何者任人而人爲之用也是以不勞而功成至於武帝材力有餘聰明睿智過於高文然而施之天下時有所折而不遂何者不委之人而自爲用也由此觀之則夫天子之責亦在任人而已竊惟當今天下之人其所謂有才而可大用者非明公而誰推之公卿之間而最爲有功列之士民之上而最爲有德播之夷狄之域而最爲有勇是三者亦非明公而誰而明公實爲

宰相則夫吾君之所以爲君之事蓋已畢矣古之聖人高拱無爲而望夫百世之後以爲明主賢君者蓋亦如是而可也然而天下之未治則果誰耶下而求之郡縣之吏則曰非我能上而求之朝廷百官則曰非我責明公之立於此也其又將何辭嗟夫蓋亦嘗有以秦越人之事說明公者歟昔者秦越人以醫聞天下天下之人皆以越人爲命越人不在則有病而死者莫不自以爲吾病之非真病而死之非真死也它日有病者焉遇越人而屬之曰吾捐身以予子子自爲子之才治之而無爲我治之也越人曰嗟夫難

哉夫子之病雖不至於死而難以愈急治之則傷子之四支而緩治之則勞苦而不肯去吾非不能去也而畏是二者夫傷子之四支而後可以除子之病則天下以我爲不工而病之不去則天下以我爲非醫此二者所以交戰於吾心而不釋也旣而見其人其人曰夫子則知醫之醫而未知非醫之醫歟今夫非醫之醫者有所冒行而不顧是以能應變於無窮今子守法密微而用意於萬全者則是子猶知醫之醫而已天下之事急之則喪緩之則得而過緩則無及孔子曰道之難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不肖者不

及也夫天下患於不知而又有知而過之者則是道之果難行也昔者世之賢人患夫世之愛其爵祿而不忍以其身嘗試於艱難也故其上之人奮不顧身以搏天下之公利而忘其私在下者亦不敢自愛叫號紛訟以攻訐其上之短是二者可謂賢於天下之士矣而猶未免為不知何者不知自安其身之為安天下之人自重其發之為重君子之勢而輕用之於尋常之事則是猶匹夫之亮耳伏自明公執政於今五年天下不聞慷慨激烈之名而日聞敦厚之聲意者明公其知之矣而猶有越人之病也轍讀三國志

嘗見曹公與袁紹相持久而不決以問賈詡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紹兵百倍於公公畫地而與之相守半年而紹不得戰則公之勝形已可見矣而又決意者顧萬全之過耳夫事有不同而其意相似今天下之所以仰首而望明公者豈亦此之故歟明公其畧思其說當有以解天下之望者不宣轍再拜

上曾參政書

轍聞之士不更變不可與圖遠新勝之家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如若可喜而終不可久昔者轍

讀書至秦誓而得之曰番番良士旅力旣愆我尚有
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夫昔之爲此言者
蓋亦已知之矣孟明眎西乞術白乙丙此三人者秦
之豪俊有決之士而百里奚蹇叔子此秦之所謂老
耄而不武者也穆公欲襲鄭孟明以爲可而蹇叔以
爲不可則蹇叔之說無乃遠於事情而近於怯哉然
而要其成敗得失之終而責其思慮之長短則蹇叔
不可謂迂而孟明不可謂是也故曰如有一介臣斷
斷猗無它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
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

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嗟夫穆公至此而
後知蹇叔之非庸人歟今夫立於百官之上而宰天
下之事者亦何以其他技爲哉溫良博愛而能容天
下之士斯可矣往者轍之東遊而明公適爲京兆當
此之時明公之聲上震於朝廷而下懾於閭里行道
之人爲之不敢妄視盜賊屏息而不作可謂才有餘
矣然至於參決大政而日韜其光務爲敦厚不欲以
才蓋天下上承二公下拊百官周旋揖讓而士大夫
莫不雍容和穆以相與也嗟夫明公何以及此哉轍
西蜀之匹夫往年偶以進士得與一命之爵今將爲

吏峭黽之間閑居無事聞天子舉直言之士而世之君子以其山林朴野之人不知朝廷之忌諱其中無所隱蔽故以應詔而轍也復不自度量而言當世之事亦不敢爲莽鹵不詳之說其言語文章雖無以過人而其所論說乃有矯拂切直之過竊獨悲古者深言之人遭時之不祥一有所觸而其言不復見錄於世方今羣公在朝以君子長者自處而優容天下彥聖有技之士士之有言者可以安意肆志而無患然後知古之生於今者之爲幸而轍亦幸者之一人也素所爲文家貧不能盡致有歷代論十二篇上自三王而下至於五代治亂興衰之際可以槩見於此觀其畧可也

上兩制諸公書

轍讀書至於諸子百家紛紛同異之辯後世工巧組繡鑽研離析之學蓋嘗喟然大息以爲聖人之道譬如山海藪澤之與人之入於其中者莫不皆得其所欲充足飽滿各自以爲有餘而無慕乎其外今夫班輸共工旦而操斧斤以遊其叢林取其大者以爲楹小者以爲楹圓者以爲輪挺者以爲軸長者擾雲霓短者蔽牛馬大者擁丘陵小者伏秦莽交夷蹶取皆

自以爲盡山林之奇怪矣而獵夫漁師結網聚餌左
強弓右毒矢陸攻則斃象犀水伐則執鮫鮓熊羆虎
豹之皮毛龜鱉犀兕之骨革上盡飛鳥下及走獸昆
蟲之類紛紛籍籍折翅捩足鱗鬣委頓縱橫滿前肉
登鼎俎膏潤砧几皮革齒骨披裂四出被於器用求
珠之工隨侯夜光間以類玳磊落的璣充滿其家求
金之工輝赫晃蕩鏗鏘交戛遍爲天下冠冕佩帶飲
食之飾此數者皆自以爲能盡山海之珍然山海之
藏終滿而莫見其盡昔者夫子及其生而從之游者
蓋三千餘人是三千人者莫不皆有得於其師是以

從之周旋奔走逐於宋魯飢餓於陳蔡困厄而莫有
去之者是誠有得乎爾也蓋顏淵見於夫子出而告
人曰吾能知之子路子貢冉有出而告人亦曰吾知
之下而至於邾巽孔忠公西輿公西蒧此數子者門
人之下第者也竊窺於道德之光華而有聞於議論
之末皆以自得於一世其後田子方段干木之徒講
之不詳乃竊以爲虛無淡泊之說而吳起禽滑釐之
類又以猖狂於戰國蓋夫子之道分散四布後之人
得其遺波餘澤者至於如此而揚朱墨翟莊周鄒衍
田駢慎到韓非申不害之徒又不見夫子之大道皇

皇惑亂譬如陷於大澤之陂荆榛棘茨蹊蹙滅絕求以自致於通衢而不可得乃妄冒疾藜蹈崖谷崎嶇繚繞而不能自止何者彼亦自以爲已之得之也轍嘗怪古之聖人既已知之矣而不遂以明告天下而著之六經六經之說皆微見其端而非所以破天下之疑惑使之一見而寤者是以世之君子紛紛至此而不可執也今夫易者聖人之所以盡天下剛柔喜怒之情勇敢畏懼之性而寓之八物因八物之相遇吉凶得失之際以教天下之趨利避害蓋亦如是而已而世之說者王氏韓氏至於老子之虛無京房焦

貢至以陰陽災異之數言詩者不言咏歌勤苦酒食燕樂之際極歡極感而不違於道而言五際子午卯酉之事言書者不言其君臣之歡吁俞嗟歎有以深感天下而論其費誓秦誓之不当作也夫孔子豈不知後世之至此極歟其意以爲後之學者無所據依感發以自盡其才是以設爲六經而使之求之蓋又欲其深思而得之也是以不爲明著其說使天下各以其所長而求之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而子貢亦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使仁者効其仁智者効其智大者推明其

大而不遺其小小者樂致其小以自附於大各因其才而盡其力求其至微至密之地則天下將有終身校其說而無勸者矣至於後世不明其意患乎異說之多而學者之難明也於是舉聖人之微言而折之以一人之私意而傳疏之學橫放於天下由是學者愈怠而聖人之說益以不明今夫使天下之人因說者之異同得以縱觀博覽而辨其是非論其可否推其精粗而後至於微密之際則講之當益深守之當益固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

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昔者轍之始學也得一書伏而讀之不求其傳而惟其書之知求之而莫得則反覆而思之至於終日而莫見而後退而求其傳何者懼其入於心之易而守之不堅也及既長乃觀百家之書從橫顛倒可喜可愕無所不讀茫然無所適從蓋晚而讀孟子而後徧觀乎百家而不亂也而世之言者曰學者不可以讀天下之雜說不幸而見之則小道異術將乘閒而入於其中雖揚雄尚然曰吾不觀非聖之書以爲世之賢人所以自養其心者知人之弱子幼弟不當出而置之於紛華雜擾

之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古之所謂知道者邪詞入之而不能蕩詖詞犯之而不能詐爵祿不能使之驕貧賤不能使之辱如使深居自閉於閨闈之中兀然頽然而曰知道知道云者此乃所謂腐儒者也古者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是君子之所不爲也而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而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伯夷柳下惠是君子之所不爲而不棄於孔子此孟子所謂孔子集大成者也至於孟子惡鄉原之敗俗而知

於陵仲子之不可常也美禹稷之汲汲於天下而知顏氏子自樂之非固也知天下之諸侯其所取之爲盜而知王者之不必盡誅也知賢者之不可召而知召之役之爲義也故士之言學者皆曰孔孟何者以知其道而已今轍山林之匹夫其才術技藝無以大過於中人而何敢自附於孟子然其所以汎觀天下之異說三代以來興亡治亂之際而皎然其有以折之者蓋其學出於孟子而不可誣也今年春天子將求直言之士而轍適來調官京師舍人楊公不知其不肖取其鄙野之文五十篇而薦之俾與明詔之末

伏惟執事方今之偉人而朝之名卿也其德業之所
服聲華之所耀孰不欲一見以効薄技於左右夫其
五十篇之文從中而下則執事亦既見之矣是以不
敢復以爲獻姑述其所以爲學之道而執事試觀焉

上劉長安書

轍聞之物之所受於天者異則其自處必高自處既
高則必趨然有所不合於世俗蓋猛虎處於深山向
風長鳴則百獸震恐而不敢出松栢生於高岡散柯
布葉而草木爲之不殖非吾則爾拒而爾則不吾抗
也故夫才不同則無朋而勢遠絕則失衆才高者身

之累也勢異者衆之棄也昔者伯夷叔齊已嘗試之
矣與其鄉人立以其冠之不正也舍而去之夫以其
冠之不正也舍之而去則天下無乃無可與共處者
耶舉天下而無可與共處則是其勢豈可以久也苟
其勢不可以久則吾無乃亦將病之與其病而後反
也不若其素與之之爲善也伯夷叔齊惟其往而不
反是以爲天下之棄人也以伯夷之不吾屑而棄伯
夷者是固天下之罪矣而以吾之潔清而不屑天下
是伯夷亦有過耳古語有之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
何者濯天下之以吾辯而以辯乘我以吾巧而以巧

困我故以拙養巧以訥養辯此又非獨善保身也亦將以使天下之不吾忌而其道可長久也今失天下之士轍已畧觀之矣於此有所不足則於彼有所長於此有所蔽則於彼有所見其勢然矣又聞執事之風明俊雄辯天下無有敵者而高亮剛果士之進於前者莫不振栗而自失退而仰望才業之輝光莫不逡巡而自愧蓋天下之士已大服矣而轍願執事有以少下之使天下樂進於前而無恐而轍亦得進見左右以聽議論之末幸幸甚甚

答徐州陳師仲書二首

轍白陳君足下去年轍從家兄遊徐州君兄弟始以客來見一揖而退漠然不知君之胷中也既而聞之君之鄉人君力學行義不妄交遊既已中心異之及來南京又辱以所爲文爲贈讀之翛然以清追慕古人而無意於世俗心雖愛之然亦憂君之以是困於今世也今年春君西游謀所以葬先子於朋友旣而求歸貧不克舉書來告曰將改卜七月且問所以爲葬嗟夫轍固知君之至於此也以若所爲行求今之人則其困也固宜雖然子而固子之守盡子之有歛手足形還葬此則曾子之所以葬其親也而何病詩

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有欲救之心而力不贍愧實
在我而子何病今既七月矣惟自勉以禮不宣轍白

又

蒙惠書論詩許以五百篇爲惠既知所從學詩之人
又知所以作詩之意五百篇雖未至然見此書已與
見詩無異矣應掾言迫於解舟有書不能盡取即此
詩是耶轍少好爲詩與家兄子瞻所爲多少畧相若
也子瞻既已得罪轍亦不復作詩然今世士大夫亦
自不喜爲詩以詩名世者蓋無幾人間有作者尤足
貴也故僕每得其所爲輒諷咏終日譬如新病嗜人

口不復歌聞有歌者猶能于足舞蹈以自慰釋足下
尚能以五百篇見惠耶苟有以慰我不必矜自口出
也

答黃庭堅書

轍之不肖何足以求交於魯直然家兄子瞻與魯直
往還甚久轍與魯直舅氏公擇相知不踈讀君之文
誦其詩願一見者久矣性拙且懶終不能奉咫尺之
書致慇懃於左右乃使魯直以書先之其爲愧恨可
量也自廢棄以來頽然自放頑鄙愈甚見者往往嗤
笑而魯直猶有以取之觀魯直之書所以見愛者與

轍之愛魯直無異也然則書之先後不君則我未足
以爲恨也比聞魯直吏事之餘獨居而蔬食陶然自
得蓋古之君子不用於世必寄於物以自遣阮籍以
酒嵇康以琴阮無酒嵇無琴則其食草木而友麋鹿
有不安者矣獨顏氏子飲水啜菽居於陋巷無假於
外而不改其樂此孔子所以嘆其不可及也今魯直
日不求色口不求味此其中所有過人遠矣而猶以
問人何也聞魯直喜與禪僧語蓋聊以是探其有無
耶漸寒比日起居甚安惟以時自重

答徐州教授李昭玘書

轍啓丈夫王君適自徐還筠承賜以長書伏讀愧歎
無以爲喻自惟愚拙加以罪廢平時學問捐棄不講
譬如荒畦敗圃草棘狼籍雖追惟疇昔耘耔之勤欲
從容遊步其間而亦愀然自嫌不欲寘足况夫通都
大邑之人遍觀天下之巨麗心目廣大物難稱愜乃
欲遊目縱覽究其有無豈有不嘻笑者哉伏惟君侯
壯年篤學才節茂美文章雋發何意過聽如此然聞
王君言出入學中逾年稍知旨趣所詣蓋耽悅至道
忽忘世味每有超然絕俗之意聞轍被罪以來自知
鄙陋歸耕之計慮之已熟不答其故遽以知道許之

夫古之所謂知道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憂夫豈如轍困躓而謀安者耶若夫收其精以治身而斥其土直以惠天下此君侯之所當學也而亦何取於轍哉辱賜之厚不知所報謹奉啓陳謝伏惟照察不宣

上洪州孔大夫論徐常侍墳書

轍竊見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墳在公所治郡新建縣西山鸞岡原徐公沒於淳化辛卯迄今九十四年公無子故人奉新胡克順葬之胡氏昔爲大家克順慕公高義春秋時祀頃未嘗廢自克順死胡氏衰公之墳域荒蕪不治蓋有年矣聞自近歲民間利其林木

至訟而爭之公所葬地本其先塋公家既無子孫契券亡失官遂籍沒其地伐其松柏以治屋宇行道知之徃徃爲之掩泣竊惟南唐舊臣如公之比蓋無一二方陳覺馮延魯愚弄其主擅興甲兵喪師蹙國時無一人敢非之者公獨與韓熙載力陳其姦卒致其罪及王師南討李氏危在朝夕公受命兵間不爲身計義動中國至今稱之蓋公之大節落落如此雖使千載之後猶當推求遺迹以勸後來今沒未百年棄而不錄仁人君子豈其然哉伏惟明公家本先聖先中丞忠義慷慨氣節凜然公行亦大方直繼前烈如

徐公輩人譬之草木臭味不遠儻蒙矜念使孤墳遺
魄不至侵暴祭祀稍存樵采不犯不惟南方士人拭
目傾心將天下義士知有所勸轍言非所職干冒高
明不勝載越

樂城集卷第二十二